

Interpersonal Meaning of Chinese Original Picture Books: A Multimodal Analysis Based on New Visual Grammar

Chen Chunlei^{1, a}

¹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 itschunlei@163.com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rpersonal meaning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s in Chinese original picture books using visual analysi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is found that through the rational use of angles, story characters and colors, the picture book author guides readers to form relevant perspectives, positions or judgments, thereby successfully creating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of reader-angle, reader-character and reader-color.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system of this framework, and explores a new theoretical path.

Keywords: Multimodal, Chinese original picture books, new visual grammar, interpersonal meaning

基于新视觉语法对中国原创绘本图像人际意义的多模态分析

陈春蕾^{1, a}

¹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 四川, 中国

^a itschunlei@163.com

摘要

本文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意义有关概念,以视觉分析为理论基础框架对中国原创绘本中的图像进行分析,发现通过对角度、故事人物和色彩的合理运用,绘本作者引导读者被相应的聚焦、情感和氛围所感染形成相关立场和判断,从而成功创建读者-角度,读者-人物和读者-色彩的人际意义、笔者对该框架对人际意义系统的解释进行再论,探索出新的理论路径分支。

关键词: 多模态, 中国原创绘本, 新视觉语法, 人际意义

1.前言

绘本 (picture books) 对讲述故事、跨越语言障碍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绘本的内容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从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孤独、悲伤,到死亡、战争、虐待等存在主义问题 (Maagerø & Østbye 2016; Meng 2019; Zhao 2019)。绘本的阅读受众不仅有儿童,还有青少年和成人读者。不同主题的绘本传达出的意义

受到了媒体、学术界以及读者的广泛关注。来自儿童文学批评、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文本研究者和学者对绘本,特别是绘本的图文语篇构建和意义解读,产生了新的兴趣 (Guijarro 2011, 2019; Chen & Chen 2019)。

Painter 等 (2013) 提出的新视觉语法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但这一新视觉语法理论在中国原创绘本中是否适用还有待考究。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知名原创绘本作家熊亮的原创畅销绘本作品为例,

通过借助 Painter 等人（2013）的新视觉语法理论，聚焦人际意义，对图像和文字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图像是如何协同创建人际意义、与读者形成互动并影响读者，从而为读者提供阅读立场。并试图构建属于中国原创绘本的视觉语法分析路径。

2. 视觉语法及绘本研究回顾

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78；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影响下 Kress 和 Leeuwen（1996）确立了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学科地位，提出了视觉语法理论。然而，随着多模态研究的不断深入，单模态视觉语法理论已不能适应，Painter 等人（2013）提出的多模态视觉语法理论（即新视觉语法）不再局限于广告图片等单个图像，该理论将研究对象扩宽到由多个图像组合成的复杂视觉叙事。同时该理论从两方面完善了原有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它摒弃并重新阐释了饱受争议的多个观点，如左侧为已知信息、眼神表示求取等，另一方面它在框架中加入了情感表征、人物塑造、事件关系等重要分支（Feng 2015）。

绘本作为一种典型的多模态语篇，引起了视觉语法研究学者们的关注。Guijarro 和 Sanz（2008）依托视觉语法和韩礼德语言学对一本图画书进行多模态分析，以确定视觉和语言成分创造意义的程度。Guijarro（2011）在此前基础上，以系统功能语法和视觉社会符号学为理论框架，对插图画家在创造读者与被代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所提供的人际选择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将图像和文字作为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进行多模态分析，是挖掘绘本文字和图像结合的潜力的必要手段。从挖掘图文关系的角度出发，周琪丰（2014）以视觉图像语法和对图文关系的区分为理论基础，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小红帽》两个版本中的图文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发现两个版本的图文之间都存在重复和互补两种关系，但在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而陈芝敏、陈冬纯（2019）以国外牛津阅读树与国内双语儿童绘本系列为语料，通过图文投入和图文耦合分析，比较了英汉儿童绘本的叙事结构特征。

由此可见，视觉语法已然成为绘本研究的一大利器。但对我国原创绘本的研究却鲜有论述。鉴于此，本文以系统功能语法和 Painter 等人（2013）的视觉分析框架为理论依据，对人际意义视阈下中国原创绘本中的图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考察视觉语法对中国原创绘本的适用及有待完善的地方。

3. 图文关系描述与分析

安徒生奖享有国际儿童文学里“诺贝尔奖”的盛誉。作为首位入围国际安徒生插画奖的中国插画家，熊亮在绘本创作中始终秉承初心，致力打造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绘本文学，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最高的绘本创作水准。在笔者看来，他的成功在于他掌握了一种沟通的艺术——这种沟通艺术有效地将古人

与现代人紧密连接，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故事介绍给大人和孩子们，让西方读懂东方的智慧。

本文以中国知名绘本作者熊亮的五部原创绘本作品：《灶王爷》《小年兽》《兔儿爷》《梅雨怪》《金刚师》为语料。五部绘本作品主题和风格不一，图像色彩各异、栩栩如生，与文字一起实现了故事整体意义的构建。根据 Painter 等人（2013）提出的理论，笔者聚焦人际意义，从聚焦系统、情感系统、氛围系统三个维度具体分析了图像在多模态叙事语篇中的建构（图 1），归纳并总结了图像构建多模态意义的特点。并根据中国原创绘本的特点，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绘本视觉语法分析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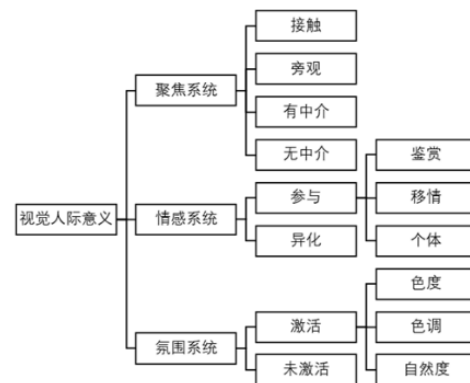


图 1 新视觉语法人际意义分析框架图示（Feng 2015）

3.1. 人际意义中聚焦系统的构建

在考虑言语文本中的“观点”时，叙述故事的声音和我们正在观察的人物角色可能会随着故事的展开而变化。纯视觉文本的读者只能通过眼睛来了解故事世界；但是普通读者可以被定位为不同的观看角色——可能是外部观察者，也可能是通过与其中一个角色的关系或身份认同，化身为内部参与者。

判断图像与读者是否存在视觉接触，Painter 等人（2013）将图像分为接触（contact）与旁观（observe）两类。其中接触又分为故事人物与读者有直接视觉交流的直接接触（directed）和只能看到人物头部或眼睛的朝向的间接接触（invited）。另一方面，图画书是一种叙事序列，通常在连续的图像并置中故事人物的聚焦才能得以实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介聚焦是被推断出来的，而不是被内化和直接感知的，所以需要扩展选择网络来允许这一点。根据读者解读图像故事的视角，将图像叙事视角区分为有中介（mediated）与无中介（unmediated）两类。当读者通过角色的视觉对内容进行观察，即读者主动参与并融入角色被称为有中介的，反之无中介指在没有被定位为故事角色的情况下观察或接触，即通过读者视角解释图像的意义。有中介又细分为直示主观视角（inscribed）和引发主观视角（inferred）。

从读者-角度出发，人际意义中聚焦系统的讨论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在间接-直接视角接触和

有无中介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纵向的维度，即绘本的表面和内在意义，读者的主观解析和创作者的期待（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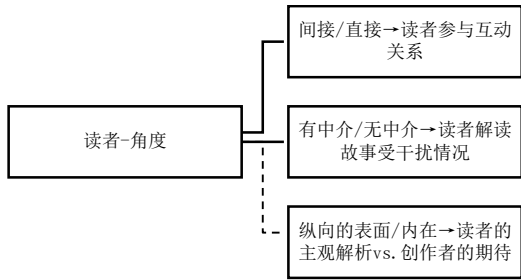


图2 聚焦系统再论

一本精心制作的图画书，艺术家会通过塑造读者与角色的视觉接触来帮助孩子阅读，以提升年轻读者的视觉素养。以《梅雨怪》这本作品为例，经过分析，笔者得出《梅雨怪》共47个页面，故事中的梅雨怪共有33个图像，正文共31个，起始页面和结束页面各1个。

以接触视角为参数做统计，正文部分有25个梅雨怪的图像与读者有间接眼神接触，有8个图像为旁观视角。从读者解读图像的视角来看，《梅雨怪》种的叙事视角多为有中介参与的视角，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然参与到故事中与多个图像进行互动，增进读者与图像的连接。并且研究发现，读者在面对接触视角与旁观视角的图像叙事时，对图文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接触视角下叙事对图像依赖性较大，旁观视角下叙事对文字描述依赖性较大。

在此选取《梅雨怪》中较为典型的两个案例作为说明，图1和图2取自《梅雨怪》第14和40页。两张图对人物形象的描绘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图1为间接眼神接触，图2为旁观视角。从图1看，读者可获取梅雨季节过于潮湿，潮湿的环境中会有利于羊齿草、蘑菇、黑木耳、青苔的生长，身体构造等基本信息；读者借助梅雨怪的视角参与到故事中。通过梅雨怪眼神的方向，从左边的第一幅图可知梅雨怪的肩膀上长出了羊齿草，依次，第二张图梅雨怪的脚上钻出了蘑菇，接着内容中还出现了手上冒出黑木耳，牙缝中生青苔的场景。图片再配合多样的语言描述：长、钻、冒、生，图片传递的主体信息与文字信息一致，聚焦一个生动且极度潮湿的故事背景。由此可见，图像的人际意义构建有助于读者解读和判断故事内容。从图2看，读者则需要结合文字内容，甚至是联系前后文的内容才能更好的理解其中的含义，也就是说，故事情节的详情需依赖文字的描述。这几幅安静等待的画是对故事开篇的回应：对不能改变的事从不抱怨，这也是梅雨怪面对雨或者说是一切事情的态度。不能改变，就去接受它，毕竟暴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以平和的心态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情，效果一般会意想不到的好，心态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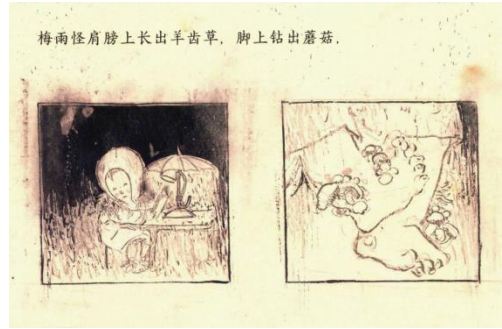


图3 《梅雨怪》图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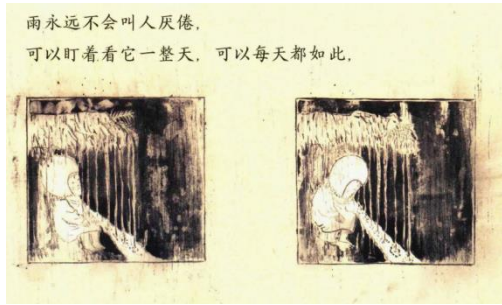


图4 《梅雨怪》图选2

综上所述，绘本艺术家运用视觉接触与视觉参与的原理，从不同视角、维度、方面聚焦故事人物，对其造型及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塑造出了读者喜爱的梅雨怪的形象。

3.2. 人际意义中情感系统的构建

Painter 等人（2013）提出了绘本图像的情感系统分析框架。根据读者能否对图像表达的情感效果产生共鸣，情感系统又分为参与（engaging）和异化（alienating）。参与再细分为鉴赏（appreciative），移情（empathic）和个体（personalising）三种情感参与方式。Painter 等人（2013）认为，鉴赏类的图像引发情感的能力较弱，移情类的图像易使读者对故事人物产生情感或态度，个体类图像能让读者联系现实，映射自己。

情感系统亦可被解读为读者-人物，这一互动关系存在于读者理解人物的深浅，读者及人物的塑造鲜活程度这两方面（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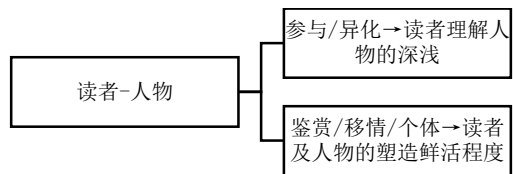


图5 情感系统再论

笔者选取熊亮绘本《兔儿爷》分析中国原创绘本图像的介入情感系统。兔儿爷本身是北京市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属于中秋应节应令的儿童玩具。依照嫦娥玉兔的传说，玉兔这一形象被进一步艺术化、人格

化,乃至神化之后,人们用泥巴塑造成各种不同形象的兔儿爷。所以兔儿爷兼具神圣和世俗的品性,融祭祀和游乐的功能于一体。如今兔儿爷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绘本故事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也有利于加深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经分析,该绘本正文部分的图像主要以移情参与为主,这样的情感投射有利于让读者对故事内容产生共鸣,把握故事中人物的情绪、情感和状态,还能通过情感变化对故事发展的做铺垫。

以《兔儿爷》中的图像为例,《兔儿爷》的故事开端,第5页(图6)兔儿爷看着写有“中秋快乐”的纸袋上的礼品说明书时,紧皱眉头且神色沉重,与节日的快乐情绪形成对比,故事在这样的一个情感基调中展开。第6页(图7)中的一轮满月预示着故事背景为八月十五中秋,兔儿爷身着金盔金甲,如一名武士在黑夜中无归属感地踟躇,如蜉蝣在人间飘荡;而在画面的另一端,一名孩童满怀期待地望向窗外,这展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第33页(图8)兔儿爷敲响了一家人的木门,家里的爷爷将兔儿爷从地上捡起来捧在手心,兔儿爷和爷爷嘴角向上,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时故事接近尾声,图画艺术家想要传达的情感跃然纸上。由此可见,故事的进展与主角的情感系统构建密切相关。



图6 《兔儿爷》图选1



图7 《兔儿爷》图选2



图8 《兔儿爷》图选3

结合以上分析得出,在构建情感系统时,绘本图文不仅能与读者形成良好的感情互动,达到很好的共情效果,还能在故事内容衔接和结构安排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3.3. 人际意义中氛围系统的构建

Kress and van Leeuwen (2006) 认为色彩是一种视觉资源,可以服务于所有这三种元功能。Painter 等人提出色彩的意义在于它对观者的情感影响。他们认为一本充满丰富明亮色彩的绘本与一本黑白印刷的绘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些差异并不取决于读者对图像内容的审查或对所讲述故事事件的了解,而是对颜色选择的本能反应。因此,绘本中的氛围被 Painter 等人(2013) 视为一种视觉意义系统,主要通过色彩的运用来创造一种情感的情绪或氛围。结合本研究目的,笔者选择了氛围部分的核心内容,即激活(activated)氛围系统,从色度(vibrancy)、色调(warmth)和自然度(familiarity)三方面做进一步讨论。

颜色色度、色调和自然度的合理使用对渲染自然贴切的情绪氛围起到积极作用,更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Painter 2013)。颜色作为视觉符号,代替语言实现人际意义,在熊亮的作品中得到极大的体现。熊亮运用颜色符号来设定故事的情感基调,渲染人物情绪,用冷暖色调对比叙述人物情绪起伏,带动情节发展,以实现视觉叙事。例如《小年兽》的15页(图9),作家以黄色与黑色为窗户背景,反映出故事中人物的情绪,有欢乐的团聚也有落寞的孤独,这也折射出在中国新年中“团圆”对于人们的意义。《灶王爷》的22页(图10)则通过棕色背景与浅黄色背景的对比,运用服饰上明艳程度和色彩丰富度,生动地表现出一明一暗人物关系的矛盾碰撞。奶奶与“我”的悄悄话在暗处,灶王爷蹭着身子识破我们的“小把戏”在明处。运用丰富的色彩绘本作家让故事场景更加生动、自然。在创作时通过不同方面,不同维度,不同视角综合考虑图像中每个元素的安排,以利于儿童阅读和理解。

读者还可根据布景颜色的差异判断故事的情绪氛围和故事的发展进程(Painter 2013)。根据题材创作的不一,熊亮在一部完整的绘本作品的布景颜色选择上差异较小,绘本作品会主选一种布景颜色为基调。

通过个体或部分的色彩差异以及场景中人物神态和姿态的变化，引起读者的关注，同时暗示故事的发展脉络，以达到氛围与故事情节紧密相连的效果。如《金刚师》（图 11）以简笔为风格，全篇采用浅黄色为基调，故事情节变化主要通过故事中水、木头、蝴蝶、叶子、火和石头的不同特征，运用其他颜色在其简单的背景上进行创作。《梅雨怪》（图 12）为国画风，作家想要渲染的是一种潮湿阴冷但又情绪积极平淡的氛围，于是选择浅黄色为底辅以黑色油墨大面积平铺的背景达到理想效果。



图 9 《小年兽》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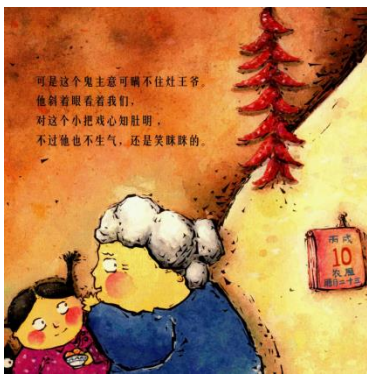


图 10 《灶王爷》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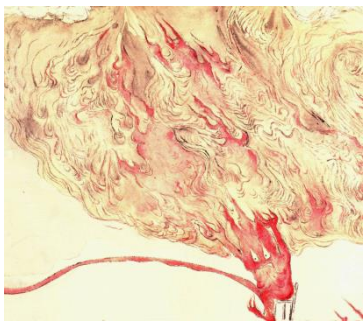


图 11 《金刚师》图选



图 12 《梅雨怪》图选

但是，Painter 等人认为只有彩色才能激活情感氛围，黑白色不能够营造语篇的情感基调，这一点在中国原创绘本的语境下还需要对原有框架做进一步补充。中国原创绘本如果运用水墨画画风就必然使用黑色，例如，《梅雨怪》（图 12）从刻画故事人物形象到下雨场景的大面积泼墨式涂染，作者几乎全部使用的黑色。这样的画风格是国画特色，也是中国特色所以不能按照新视觉语法的理论来简单解读。并且黑白色都属冷色调，同样可以通过不同色度来奠定绘本故事的情感基调，感染读者。特别是在渲染阴暗及孤独心境时，如《小年兽》（图 9）中孤独的小男孩窗户的背景展现出新春团圆时人的落寞与孤单。因此，色彩作为人际意义资源，根据画作形式，也应该包括黑色和白色，黑白色同样可以营造情感氛围（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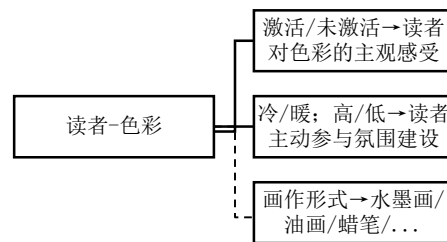


图 13 氛围系统再论

此外，在分析中笔者也发现中国原创绘本在创作时也可以对氛围系统提出的概念和经验作借鉴。比如熊亮原创绘本不同氛围之间的差异性不大。虽然在绘本创作中追求画风上的同一，但差异性的不明显降低了可辨识度，使得氛围的创作设计与故事情节发展结合不够密切，降低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为了营造高自然度的场景，绘本作者可以通过丰富个体颜色差异度，有机结合冷暖色调和高低饱和度等方式，将图中的人物、景形象化、生动化、逼真化，助力读者的理解。

4. 结论

本文依据 Painter 等人（2013）提出的新视觉语法为理论框架，以熊亮的五本中国原创绘本为例，分析了多模态叙事语篇人际意义的构建过程。研究发现，该理论框架能很好地在中国原创绘本图像人际意义分析中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从对聚焦系统的分析看，中国原创绘本艺术家熊亮更倾向于运用接触类和介入类图像，这利于读者从不同视角、维度、方面

了解人物，把握角色特征和故事脉络，主动参与视觉叙事。从对情感系统的分析看，原创作家通过构建移情类情感系统，使故事内容衔接和结构安排更加自然合理。这也增强了绘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建立与读者的情感联系，增强读者的参与感。从对氛围系统的分析看，色度、色调和自然度的合理使用，有利于渲染创作者意义构建出的自然氛围，更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读者根据布景颜色的差异不仅可以判断出故事的情绪氛围还能跟进故事的发展进程。

同时，本文在将 Painter 等人的新视觉语法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原创绘本的语料分析后，发现通过对角度、故事人物和色彩的合理运用，绘本作者引导读者被相应的聚焦、情感和氛围所感染形成相关立场和判断，从而成功创建读者-角度，读者-人物和读者-色彩的人际意义、笔者对该框架对人际意义系统的解释进行再论，试图探索出新的理论路径分支，如 Painter 等人认为黑色和白色不能营造情感氛围，而笔者研究发现，黑白两种颜色在展现中国传统文艺和构建视觉语篇意义的情感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为构建适合中国原创绘本分析理论框架打下基础。

REFERENCES

- [1] Guijarro, A. J. M. (2011) Engaging readers through language and picture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982-2991.
- [2] Guijarro, A. J. M. (2019) Textual functions of metonymies in Anthony Browne's picture books: A multimodal approach. *Text & Talk*, 39(3): 389-413.
- [3] Guijarro, A. J. M., & Sanz, M. J. P. (2008) Compositional, interpersonal and representational meanings in a children's narrative: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 1601-1619.
- [4]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Hodder Arnold, London.
- [5]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Hodder Arnold, London.
- [6]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Routledge, London.
- [7]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2nd ed). Routledge, London.
- [8] Maagerø, E., & Østbye, G. L. (2016) What a Girl! Fighting Gentleness in the Picture Book World: An analysis of the Norwegian picture book *What a Girl!* by Gro Dahle and Svein Nyhu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48:169-190.
- [9] Painter, C., Martin, J. R. & Unsworth, L. (2013) *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Image analysis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Equinox, London.
- [10] Xiong L. (2016) *Meiyuguai*.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 [11] Xiong L. (2016) *Zaowangye*.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 [12] Xiong L. (2016) *Jingangshi*.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 [13] Xiong L. (2016) *Xiaonianshou*.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 [14] Xiong L. (2016) *Tuerye*.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 [15] Chen M. and Chen D. (201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Based on New Visual Grammar.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7(4):36-41.
- [16] Feng D. (2015) New developments in visual grammar: a framework for visual nar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picture book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6(3):23-27.
- [17] Meng L. (2019) Multimodal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of Death in Narrative English Children's Picture Books--Will Dad Come Back Soon? A multimodal nar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42(1):12-19+159.
- [18] Zhao N. (2020) The Construction of Death Attitude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 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Goodbye, Grandma Emma*.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7(1):79-87+160.
- [19] Zhou Q. (2014) The multimodal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English painting in the case of *Red Cap*.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0(5):22-27.